



北史
且



リ 8 特
1735
195



1735
195

北史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城
 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大
 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
 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
 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官人有子者
 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
 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

新金圖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所部山田
以贖資一
贈

新金圖

氏關回開由



赴京易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

季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余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余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

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

賀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

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卽位拜侍中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旣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

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綜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旣失妻子乃娶故介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好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

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莫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好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祇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

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

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

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

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壘與人何不打碎之
我出此言知卽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
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
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
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
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
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
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
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
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

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
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
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
萬屯狐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
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
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
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不聽
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
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
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
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
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

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
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
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
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
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
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
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
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
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
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
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

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
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
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
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
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
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
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修義乃移東城
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
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
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
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

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卽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

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克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舍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亂斬之諸子竝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周文爲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

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于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

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卽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

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儼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

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興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大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彛倫攸斃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

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

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矣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况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

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
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
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
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鐘
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
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鐘律調
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
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
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
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
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
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

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降
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
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
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暨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
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
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
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
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徃代良規匡宗
室賢亮留心旣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
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
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

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畧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於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勤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齊川中鳳圖
氏圖向開甫

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

齊川中鳳圖
氏圖向開甫

及古開
氏

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祿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氏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欵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

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爲七言連韻與孝文徃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闕堂左个詔太常卿王湛親令龜卜易筮南代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

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逆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峻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

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

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疑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尔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

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獻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

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爲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旣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

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橫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往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

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博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

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徃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克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

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黷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祆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

荅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彘襲彘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又專權而彘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彘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

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
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
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
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尠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
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
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又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
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
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
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

假都督爲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
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殺生由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
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
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
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
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
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爲青旒莫不酸泣又妻
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
天下懷寃太后默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
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
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

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

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侂起侂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

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余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

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旣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

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涇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旣平顯達回次穀

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卽位爲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諡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余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爲余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諡曰躁
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

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今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

時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卽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旣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

北史十八
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畧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百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

南旣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

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
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
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
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
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
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
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
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
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
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
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熙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

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粟法光
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
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
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爲大
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
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
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
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
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
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
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
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余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鄴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余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廢節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頌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

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爲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

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
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徽旣居寵任無
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
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
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
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
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
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內懼余朱榮等故
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
李或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
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
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

枝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
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
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
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
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
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余朱兆之入禁
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
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
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孝武初贈使持節
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
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爲

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卽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

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畧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褻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

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并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余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畧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

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僇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綜實有聲匡之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譎倣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儁乃裂寇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畧兄弟早播人譽武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終

西川生鳳
氏書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七

西川生鳳
氏書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疑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為涼

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畧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

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替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替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

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坐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

丑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

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

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州貪恣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克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

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擬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圖又集

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成陽王禧韓貴人
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
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
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
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
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
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
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
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
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

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
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
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
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
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
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
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
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
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
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

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
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
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從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
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
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
屈二賓良以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
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
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
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
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
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
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

懷沮異禧心因緩目且達瞞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
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
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
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
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
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
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
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
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
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
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
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資高肇趙修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旣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

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郿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畧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覷邊服余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郿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高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

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

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誓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

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僣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師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崧馳驛喻之城人旣見崧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
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啟論謚
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介
朱榮之入洛陽啟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爲不可榮
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
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
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
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
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
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
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
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

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
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
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
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
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
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不留守
帝有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
效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
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
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

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群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綵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

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隋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任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

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
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卽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
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羽先滂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
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爲
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
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
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
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
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
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
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
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倣儻不恆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
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
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
爲相州刺史帝誠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
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
州微有聲稱人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
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
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
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
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
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
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

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
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
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
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
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
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
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又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
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
妹欲以爲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延昌已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
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
宮內料簡四人員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

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
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禿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
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
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
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
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
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
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
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
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
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

塘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
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
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
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
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
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
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
譽帝曰雖瑯瑑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
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
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
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織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
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

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爲彭城
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
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
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
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
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
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
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
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
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
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樂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

引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謩，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飮至策勲之禮。以勰功爲群將之最，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

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
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懋榮捨紱以松竹
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
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
冕遂其冲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遺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
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
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襯還載臥
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
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卽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
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
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
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

左右至于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
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
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
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
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
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
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旣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
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遣敕
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
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
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

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
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
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
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
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
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
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
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遣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烈深以
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
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
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
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爲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

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
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
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
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
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
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
要畧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
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又肇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
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
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
肇提携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
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

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

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奏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劼字子訥襲封劼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劼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克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劼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余朱榮將入洛父劼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

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鬚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

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卽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

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贈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于騏驎等寇亂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寅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傳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余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

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六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

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
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觀巷次行路哀嗟
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
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
卽茹皓妻姪詳旣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
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
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
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
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
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
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

榮南侵介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
奔梁梁武以爲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
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
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
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
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
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有酷斂公私不安莊
帝與介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輟
轅出至臨頰爲臨頰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
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
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
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

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克華生皇子昽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

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

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賁椒酒詣河陽賜悅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

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人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

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

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憚詔
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
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
之南治療百姓病憚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祇淫之禁
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
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
靈太后以憚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憚竭力匡
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憚裁之以
法每抑黜之爲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憚謀反
禁憚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憚以忠而獲
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

月又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因憚於門下省
憚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
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憚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
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似儻難測悅妃閻氏卽東
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
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
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
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
杖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
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

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關悅乃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旣誅尔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旣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諡曰文宣子頴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子恹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東閣堂葬于文昭皇后

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寔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瞻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適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撓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鐘屯詖始邁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

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
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益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
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
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
今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七終



北史卷二十

列傳第八



衛操

莫舍

劉庫仁

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子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閻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

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為群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舍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舍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人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

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
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
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畧母平文皇
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
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
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
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
衛仁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
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
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
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

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
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
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
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
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
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
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
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
騰才神絕世規畧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
遣叅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
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
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

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勲亦攘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克藩馮瞻鑿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歎悲痛煩寃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邢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畧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沈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孔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爲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

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旣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徙之中山羅辰卽宣穆皇后兄也顯旣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介頭位魏昌瘦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

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說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搨一
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
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管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
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
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
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
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
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
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
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
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武時
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

不就坐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
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
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
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
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
建功效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
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
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
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卽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
分典四部縮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
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

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
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
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
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
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
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畧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
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
肆州刺史時尔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
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
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
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

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
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
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
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
饗宴文遙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
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
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
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
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克聘
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
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
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

重便大噪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罵旣居大選彌自驕佷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太武見其效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縞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寮莫不加敬

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穆崇代人也其先代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劔割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爲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尅曰丁曰此當矣乃謚

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勲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

推朔州刺史陽平王躋爲主躋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縮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

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太武卽位每與群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爲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

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餽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

增數倍罷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罷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罷恩德孝文以罷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罷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

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暮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群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逾年帝曰朕遠

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
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
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
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
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
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
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
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
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
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
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
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宣武卽位拜尚書令司空

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琊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歷位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
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
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
又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
欲黜又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
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
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
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介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
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
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劔四十人
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

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
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
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
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
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
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
徒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
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
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
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已陵物頗以此損
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勵
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汙弼曰旣遇明時恥沉泥滓會

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
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
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
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崞山有虎
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顓乃過之後從征白龍
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
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
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顓著勲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
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
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
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箠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騮

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篋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篋篋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篋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篋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尉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盜並起斤與畧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宿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太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卽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筆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

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內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畧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氏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

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王後爲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疆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

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卽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

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

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已援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及卽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慤慤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

載以輜輶車衛士道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
臣薨賜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
桓氏曰夫生旣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
葬焉俊旣爲安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爲丹陽公位尚書令涼州
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
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暉爲苻堅所滅屈友人公
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龍之同隨眷商販
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
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
迭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
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

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
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
賜爵北新侯明元卽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
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
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并陘至鉅鹿發衆
欲脩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
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
輔及卽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
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帝嘉
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修整爲世所稱
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太興寺塔爲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
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沈勇多智畧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

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武卽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爲五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畧最有父風明元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爲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

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爲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瑯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謚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

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斤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卽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

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廻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阡之帝旣而悔焉并州旣平車駕出并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

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

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首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卽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萬薨謚恭王子真襲降爵爲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

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卽其驗也
寶遇逃者密啟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
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
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
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
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
年詔領著作郎監脩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
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
事位歷師傳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閻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弟並
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
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
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榮陽公公主薨復尚漢
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
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
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
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
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
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
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
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群臣皆敦尚恭
儉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

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肯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群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卽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尔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旣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

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遂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畧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

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卽其宿過
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畧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
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別
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
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
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益遠而並貽非命
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穆崇
風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
護從享於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
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效靡立

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
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磬之風加以柔
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
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
中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
建位遇旣高許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
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
于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
其命也

北史卷之十 列傳第八終

華北
氏
氏
氏

北史卷之十

列傳第八

